

續仙傳卷中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通鑑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慶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儀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

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駛爲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閨人官妓呼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子思邈心異道呼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帽乃命賓妓呼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子思邈醉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邈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諸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矣門之

徒空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栗受之不同昧過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變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漬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贊陷而爲瘻疽奔而爲喘之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踴此天地之瘻贊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瘞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刺聖人和之以道德輔

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趕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戎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頴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復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二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棄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性牢之莫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者。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異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人裴駟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

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勣通事舍人盧重玄齊會書迎之果隨驕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謊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二人兼給驛至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謊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二人兼給驛至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

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玄宗留

第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吉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爲一柱明

山南塢結巖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樹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蒼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嶺靜夜飄

明月闌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戲嚴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多詠其詩抵之外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闇以

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更旌蟬蛇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絰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至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謊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二人兼給驛至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院安置有與人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

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巒曰我吟傳金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蹕雲石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躋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巒莫知宣平蹟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姪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姪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姪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姪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姪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姪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喜復攀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楊州相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聞囊視之重重紙裹

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効每歎光

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

矣

劉瞻

世官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貴劣於許遠遊哉於是

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間知道否曰知之性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衆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携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

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晉商歸僑止道士下樓問然不是商益訝之

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平遣姪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姪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喜復攀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楊州相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聞囊視之重重紙裹

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年及第舉薦清顯及昇輔相頤者變調之稱俄被請南行

一葫盛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譽畫溪之景遂於胡父諸葛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找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爲地仙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酒術達

衣藤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譽畫溪之景遂於胡父諸葛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找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爲地仙

爾爲兄弟手足所痛累日之言今四十年矣  
贍益感歎謂晤曰可復修之否晤曰身邀榮  
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  
阿兄已昇天仙誰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  
相救也遂同舟行詰平生隔澗之事一夕失  
晤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遙南適琰  
第十九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  
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  
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  
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徵相留聊自駕泊矣  
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  
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州布水下  
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  
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  
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  
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  
其所往矣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  
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  
遁他行以珏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珏即授  
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  
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  
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  
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  
官司以春秋較推然終莫斷其幣吾早悟之  
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沒  
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  
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  
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  
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珏  
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  
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鶯舞鶴彩雲瑞霞樓閣  
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  
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  
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  
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  
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

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  
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  
民也珏及晚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  
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  
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  
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及聞於珏乃以  
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浴爲道兄一家  
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貌秀異頽  
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  
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  
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  
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  
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  
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  
以對珏再三審問答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  
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  
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  
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曰師其胎息  
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  
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

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文

王可文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鈎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薑以食常謂藥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枻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綠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髮角雲鬟又四人黃冠乘舫一人呼可文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繫角引可文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有女妓十餘人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亥破矣庚一與酒與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垂三濶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渴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粟與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果侍者送與可文令嗅視之其果青赤光如棗

長二寸許齧之有核非人間之果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文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柏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開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諷諷素奉道召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美諷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以詰所貫具

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棄葬矣王諷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詰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交食栗之後已絕粒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板祐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痞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見者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至賓席間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爲布衣對曰不爲世微微亦不

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超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甚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驟然唯江左稍安。究陵主帥田頤海九常好道術而昇十一五十年前究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頤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月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申指指燈火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界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龍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頤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

葉千韶字魯愍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許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忍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海九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須雲中有遠遊來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劔佩龍虎符海九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海九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喚水則雨流原野搖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則電光燦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醉海九騰騰於城市間急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爲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大災某處亢旱使雨旱皆請教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

便晴霧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湧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海九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劔佩龍虎符海九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有膈脰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癒海九從腳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海九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遷士燮之菟廬可伴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詰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海九

徐釣者海九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美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

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掉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

公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詒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名目序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

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

○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盧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獲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尉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錄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鏗慕朗得道長

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朝已一百五

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

仕為宰輔已皓首矣而朗猶如稚孺之子錢鏗遠傳秘術朝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

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失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續仙傳卷下

朝請郎前行課水縣今沈汾編

海十

隱化八人

司馬承楨

司馬承楨字子微博學能文政纂通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楨方赴召睿宗問陰陽

術數之事承楨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賚寶琴花帳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為集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蘆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楨將還天台